

王臨川全集

埽葉山房印行

王臨川全集卷十八

書

荅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一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兔置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眾小而爲大故小雅之未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

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冲周公作鴟鴞以遣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穠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眾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粢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舉而養之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于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變于天

下矣其能父子善于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于郊也所謂叩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臯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臯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他經爲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已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

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則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臯行也以微臯行也者依于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易子言

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于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眾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

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尙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旣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荅亦冀有以亮之

荅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眾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傷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之士合

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其之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
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
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
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
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尙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荅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啟所論及異論具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
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
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
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
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
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
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
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

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父道之以深父之明何難于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父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荅王深甫書

某拘于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頗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尙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于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于吾心不能毋欲達孟

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已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已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已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皐無皐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俯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

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辜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臯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臯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于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紉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何如自江東日得毀于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

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臯固大善卽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臯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畱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饑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博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幸甚

二

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畱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眾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荅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荅徐終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

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尙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他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荅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已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願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荅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焉人之於大夫

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偶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

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
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荅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
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
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
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
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
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
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
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
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
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
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
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